

世界美术馆巡览
GREAT MUSEUMS OF THE WORLD

ART HISTORY MUSEUM VIENNA

维也纳 艺术史博物馆

家庭艺术馆典藏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 外文出版社编辑部、光复书局编辑部编著.

—北京: 外文出版社, 1999.3

(世界美术馆巡览)

ISBN 7-119-02332-2 / J · 1470

I. 维… II. ①外… ②光… III. ①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简介
②艺术—作品—简介—世界 IV. J-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01895号

外文出版社网址:

<http://www.flp.com.cn>

外文出版社电子信箱:

info@flp.com.cn

sales@flp.com.cn

世界美术馆巡览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原 著 光复书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编 著 外文出版社编辑部、光复书局编辑部

总 监 修 金维诺

总 审 订 罗世平 徐庆平

审 稿 廖 旻

总 策 划 王大晔

主 编 吴运鸿

责任编辑 吴 萱

封面设计 宁成春

版式设计 宁成春 吴霏锦

美术编辑 李 黎

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行销策划 北京光海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北京东直门内大街177号七层 邮政编码: 100007

联系电话 (010)64075239、40、41、42

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外文书店

开 本 大32开(160×215毫米) 字 数 120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印 张 6.00

版 次 199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7-119-02332-2/J · 1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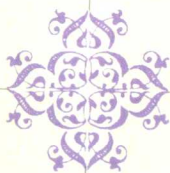
定 价 48.00元

J59
1/6.

世界美术馆巡览
GREAT MUSEUMS OF THE WORLD

ART HISTORY MUSEUM VIENNA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北京服装学院图书馆



00206613

外文出版社

家庭艺术馆典藏系列

SAG55/01



前言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总编委员会委员

金继德

每次出国访问，我首先是去参观当地的美术博物馆。这不仅是为了了解美术，还因为美术馆的陈列最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成就和文化气质，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同时，有的国家博物馆还常常藏有大量的世界各国的艺术品，能够呈现世界文化艺术的发展与成就，使你能广泛获得世界文化信息。

每个国家的文化发展与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身就是具有世界性的，并且通过相互交流才促进了世界文化艺术的发展。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从来就善于在交往中吸收和融汇外来事物与思想的精华，使之丰富本土文化。这样既不断补充着新的血液，增加了新的文化内涵，又使外来文化适应本土要求，从而不断地丰富着自己的文化传统。汉唐时代，我国就是在国际交流中，成为了世界文化中心之一。通过丝绸之路我国既接触和吸收了中亚、南亚和西方传来的文明，也将自己的创造奉献给了东、西方国家，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发展。例如佛教的传入，不仅使我国接触了印度的佛教信仰和思想以及文化艺术，而且在我国大大丰富了佛教哲学和思想内容，发展了自己的佛教艺术，并进一步影响到东方各国。以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为标志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以及辉煌的文化艺术成就，曾极大地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近代只是由于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上的封闭，科学技术才反而落后，文物和艺术品也成了帝王和统治阶层的珍

藏和玩物，群众性的美术博物馆的设立几近于无。加上帝国主义的掠夺，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大量流失，不少古代文化艺术精品成了别国博物馆的藏品，而我们自己却没有一座面向群众名副其实的美术馆。近年由于考古的大量发现才逐步丰富了各级博物馆的藏品，并普遍对民众开放，我们才有可能通过大量实物，对于古代文化艺术的发展和成就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目前我国博物馆大多尚为历史或地志文物馆，而美术馆多属现代美术作品展览馆，大多只是举办临时性陈列，缺少经常性藏品展。古代文物有不少是精美的艺术品，而且保存极为丰富，但作为历史性或地志性的陈列，展出总是有限的，例如大量的唐代墓室壁画，如没有专馆陈列，就很难呈现壁画发展的历史面貌；而近现代著名画家虽也建立了少数纪念馆，但是还有许多杰出艺术家的作品缺少保存和收藏地点，甚至有的仍在流失。如何采取抢救性措施，使许多有代表性的艺术家的作品能得到妥善的收藏和陈列，还亟待解决。直到现在，作为世界性大国我们还没有国外美术藏品，没有世界性的美术馆。因此从美术馆的建设来说，我们还有着艰巨的任务，今后如何加强博物馆和各级美术馆的建设，需要认真提上日程。我国是个东方大国，也应有自己的世界性美术馆，而这只有依靠友好交流的方式来逐步建立。

在没有自己的世界性美术馆前，如何加强国际美术交流以及交换美术展览，将是促进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出版介绍世界各国美术馆收藏的图集也是加快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这一次外文出版社出版这一世界各国重要美术馆藏品集就是适应这一需要的有力措施，当能使很多没有机会出国参观的读者大饱眼福，看到许多精美作品的复制品，多少弥补不能看到原作的遗憾。同时对美术创作和普及世界美术知识都将起到应有的良好作用。

1998年11月30日

目 录

前言	金维诺	3
音乐之都的艺术宫殿	廖 畅	6
图版导览		
德国		17
意大利		35
佛兰德斯		95
荷兰		135
西班牙、法国、瑞士		149
关于鲁道夫二世的绘画收藏		161
美术馆简介		169
艺术家小传		171
图版索引		186

音乐之都的艺术宫殿

廖 昶

中央美术学院 博士研究生

维也纳是欧洲的历史名城，公元1世纪时古罗马帝国已在这里建立了城市。神圣罗马帝国与奥地利王国长期定都于此，更使得它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政治中心之一。它位于雄阔的阿尔卑斯山脚下，蓝色多瑙河穿城而过，城郊是氤氲的维也纳森林——这里是举世闻名的音乐之都，许多著名音乐家的才思天赋在这里纵横恣肆、摇曳升华，单单维也纳剧院(Theater an der Wien)就曾是莫扎特的《魔笛》、贝多芬的《菲岱里奥》等经典名作的首演之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世纪所有著名的轻歌剧作曲家都在它的舞台上表演过作品。浪漫的艺术氛围使这个古都保持着庄重的同时，又散发出活泼迷人的青春气息。

维也纳的中心乃是1857年开辟的优雅的环形大道(Ringstraße)，它像一根串珠的线，而众多闻名的大建筑、纪念碑和公园在古城身上串出熠熠生辉的项链。宏大的皇家宫殿群(Hofburg,或Burg)就位于这里，四周是奥地利国家图书馆、阿贝蒂纳(Albertina)等博物馆及奥地利总统官邸。又一重要建筑群则主要是欧洲早期风格在19世纪中叶的翻版，包括新古典主义—文艺复兴风格的股票交易

所、伪哥特式的还愿教堂，以及按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设计的维也纳大学——德语世界最古老的大学。另一个景点是有文艺复兴痕迹的新佛兰德斯—哥特式的市政厅，对面的皇家剧院(Burgtheater)则是新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风格与巴洛克影响的混合物。新古典主义的议会大厦位于16世纪德国文艺复兴风格的正义宫旁边。皇宫尽头延伸出来的半圆形的新堡(Neue Hofburg)向东是1861—1869年修建的壮观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徜徉在环形大道上，品味历史积淀的悠长韵致，凝固的音乐与厚重的文化美不胜收。隔着环形大道与新堡相望、门前矗立着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1717—1780)雕像、新文艺复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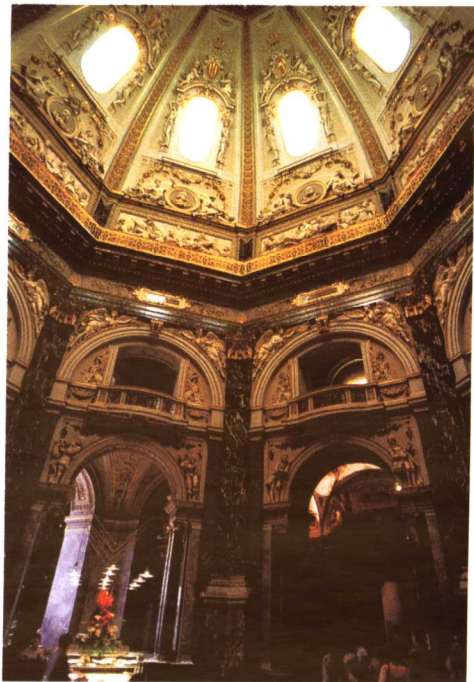


◆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正面入口。

风格的艺术史博物馆，无疑是这条项链上的一颗莹润的明珠。

艺术史博物馆的核心是华丽灿烂的楼梯间，中央矗立着1819年创作的纪念碑性的忒修斯(Theseus)群雕。作者意大利新古典主义代表雕塑家卡诺瓦(Antonio Canova)因1798年法国入侵罗马而被迫北上，曾在维也纳工作过一段时间。天顶为匈牙利人穆恩卡西(Mihályvon Munkácsy, 1844—1900)所画的《文艺复兴的神化》。其中充满风情的壁画是奥地利艺术家马卡尔特(Hans Makart, 1840—1884)、马施(Franz Matsch)以及古斯塔夫·克利姆特(Gustav Klimt, 1862—1918)的作品。领导了维也纳分离派运动的艺术家克利姆特生于斯、死于斯，楼梯间的壁画是他艺术生涯的早期阶段中专门从事壁画创作时的代表作品之一。紧靠楼梯间的一个八边形圆顶房间内设计了丰富的浮雕装饰，它们歌颂着哈布斯堡的收藏品。从这里就可进入名画陈列馆的各个展室。大气磅礴的装饰画、绚烂精致的柱式、飞腾轻盈的浮雕，映衬着博物馆精美珍贵的藏画，确是美仑美奂、相得益彰。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德文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Wien;英文Museum of Art History, Vienna)收藏有大量欧洲名画，此外雕塑、工艺美术以及东方艺术方面的藏品也很重要。它拥有无法估量的艺术财富，质量既高、品类又丰，足以跻身于世界上最大与最著名的博物馆之列。它那流光溢彩的藏品的年代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罗马时期，藏画尤以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意大利、德国、佛兰德斯、西班牙



◆ 博物馆的二楼大厅

牙画派的作品最为著名。

艺术收藏具有悠久的历史，世界上大多数艺术博物馆都是从王室、贵族或者富豪的巨大的私人收藏发展而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了古典主义的希腊—罗马文化传统，这重新激发了对艺术文物的兴趣，艺术收藏也逐渐从教会手中转移到世俗社会。18世纪期间欧洲皇室的宏伟私人收藏一开放给公众参观，最终君主和贵族们开始捐赠财产给公众。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在全欧洲开馆的大艺术博物馆均以私人收藏家的捐献为基础。总的说来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收藏之广博乃是16世纪以来的历任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共同热心积聚的成果。哈布斯堡王朝(Haus Habsburg)又称奥地利王朝，乃是欧洲

最大的王朝之一。1020年斯特拉斯堡主教威纳尔和拉德波特伯爵在今瑞士阿尔高州建造了哈布斯堡(原意为“鹰的堡垒”)。从1282年起哈布斯堡王室开始同奥地利长期结合起来。从1452年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 1415—1493)由教皇在罗马加冕起到1711年查理六世(Charles VI, 1685—1740)即位止,一直由哈布斯堡王朝的人把持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哈布斯堡家族作为欧洲一个重要的势力,其收藏蔚为大观是顺理成章的。这个家族的贵胄常常在艺术上有一定造诣,如斐迪南三世、利奥波德和约瑟夫皇帝都具有高超的音乐天赋。在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哈布斯堡的收藏家是品味最高之一。他们紧随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收藏家之后,经过鲁道夫二世、利奥波德·威廉大公为代表的两代人的努力,17世纪哈布斯堡家族的收藏已足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曼图亚的贡扎加、费拉拉的埃斯特等家族相颉颃。

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收藏史上,首先应提及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 1459—1519)。他竭力扩张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善于笼络宫廷文学家、艺术家和学者,利用他们的宣传为自己、家族与王朝增添光彩。尽管他对文艺本身未必真有兴趣,但在整理往昔的名作、增加新藏品上毕竟不失为一个好榜样。在他统治时期大量勃艮第的珍宝流入奥地利家族,后来保存在尼德兰。甲冑、织毯等手工艺生产的繁荣也大大得益于他的倡导。两代人之后的大公斐迪南二世(Erzherzog Ferdinand II, 1529—1595)是文艺复兴时期真正的艺术和科学



◆《简·西摩像》 小霍尔拜因

的王侯赞助人,他积极收藏,对艺术有多方面的兴趣并且又十分在行,尤其喜爱肖像画。他将包括贝宁象牙雕刻和中国画在内的丰富多彩的收藏置于因斯布鲁克(Innsbruck)附近的安布拉斯宫,形成华美的“安布拉斯”收藏,这一名胜古迹如今也是艺术史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收藏的初创阶段,藏画的特色首先在于肖像,它们是历史的文献,体现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命运、政策以及皇帝的精神与心灵。馆藏的丢勒作品《马克西米连一世像》当之无愧是艺术史上最著名的肖像之一,它以特别的方式体现了这位皇帝的艺术趣味。斐迪南大

公的安布拉斯宫也拥有上千幅的肖像，足可证明他对肖像艺术的推动。如此众多的肖像难免鱼龙混杂，很多只能证明收藏者对家谱完整性的关心，但小霍尔拜因、老克拉纳赫的作品和克洛埃(François Clouet,约1515/20-1572)为法国国王绘制的《查理九世像》仍是尽人皆知的杰作。

鲁道夫二世(Rudolf II, 1552-1612)则以积聚了大量丢勒与布吕格尔的名作而为后世所称道。1576年他即位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奥地利大公。作为一名皇帝而言他可说是不称职的，用人优柔寡断，导致兄弟阋墙，健康状况既差，又不得人心，对宗教问题处理不当，兼之无力阻止土耳其人入侵匈牙利，为三十年战争(1618-1648)埋下了祸根。其弟马蒂亚斯(Matthias,1557-1619)逐步蚕食了匈牙利、奥地利、摩拉维亚与波希米亚的王冠，迫使内外交困之中的鲁道夫退居布拉格，在孤独中涉猎艺术和科学。这位众叛亲离的无能之君却极其重视艺术和科学，大力促进化学、生物、动物学的研究，特别是在天文学方面，他是大名鼎鼎的天文学家第谷(Drahe)及其弟子开普勒(Kepler)的保护人。他的宫廷中聚集了一批占星家、炼金术士、雕塑家、画家、石雕匠、金匠、钟表匠和制作奖章的匠人。虽说哈布斯堡家族的多数成员都称得上通晓艺术，可鲁道夫二世的眼光仍是高人一筹，对绘画的热爱也比他的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到处收集艺术品，曾派专人到意大利去寻觅美术名作。不懈的努力使珍贵的作品纷至沓来，包括丢勒、布吕格尔的上乘之作与从意大利罗致的科雷乔、帕尔米

贾尼诺的精品，连同布拉格的宫廷艺术家们的作品、古董及自然界的珍稀一起陈列在布拉格的“艺术厅”。他对绘画的题材决不漠不关心，更使其它方面的兴趣让位于艺术质量的标准。他的品味贯注于最著名的大师的最杰出的作品，而不管他们是意大利人还是德国人。他倾心于威尼斯大师，如提香的《达娜厄》(现藏那不勒斯卡波迪蒙特国立美术馆)就曾是他囊中得意之作，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所藏的8件丢勒作品中的6件也为他所购买。他的这一生可以与中国的宋徽宗(1101-1125年在位)相提并论，后者虽因一手导致了“靖康耻”而在青史上声名狼藉，但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书画家，创立了高手济济、名家辈出的宣和画院，指导编写了在美术史上颇有地位的著录书籍《宣和画谱》和《宣和书谱》；当时美术活动的兴隆、水平的鼎盛常为后人津津乐道、追抚不已。



◆《马克西米连一世像》 丢勒



◆《削弓的爱神》 帕尔米贾尼诺

鲁道夫二世收藏丢勒作品的积极与热忱致使1600年前后在北欧掀起了复兴丢勒风格的风潮，产生了许多细密画风的动植物素描，近似丢勒的写生画。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与样式主义潮流之间的密切关系。重要的意大利样式主义画家在本馆中都有画作传世，如帕尔米贾尼诺的《球镜前的自画像》、《削弓的爱神》（参见第64页）和布隆齐诺的《有圣安娜与

小约翰在内的圣家族》（参见第66页）等，堪称样式主义响亮的代表作。馆内还藏有根据枫丹白露的宫廷画家普里马蒂乔（Francesco Primaticcio）和罗索·菲伦蒂诺（Rosso Fiorentino）的壁画而设计的织毯，这两位也是意大利样式主义艺术家。而另一位样式主义雕塑家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著名的弗朗西斯一世金盐碟，现在就收藏在主馆的艺术厅中。阿奇姆波尔多（Giuseppe Arcimboldo，约1527-1593）这位米兰的样式主义画家在20世纪里极受萨尔瓦多·达利以及其他超现实主义画家推崇，他从米兰移居布拉格，在那里成为马克西米连二世和鲁道夫二世最欣赏的宫廷画家之一。概括了他的奇异幻觉的肖像画《夏》和《冬》都收藏在艺术史博物馆中。而作为向样式主义过渡人物的科雷乔的杰作，更在不遗余力的收集之列。鲁道夫二世把意大利人阿奇姆波尔多、佛兰德斯人斯普朗格尔、德国人海因茨和汉斯·冯·阿亨等画家都网罗到布拉格宫廷中，从而在北方形成一个样式主义的据点，他们的创作活动标志着哈布斯堡王族完全接受了意大利的样式主义风格。当我们沉浸在馆中，陶醉于巨匠名画之中时，不能忘记这些为风格的转变、从而为艺术的发展进行尝试与开拓的画家们，同时也应充分肯定鲁道夫二世的功劳。因为样式主义、巴洛克等风格在美术史上都曾遭到蔑视，幸藉鲁道夫二世这样的收藏家兼美术保护者之力，方使我们今天能够较为完整地把握这一时期的风格流变。

鲁道夫二世之弟恩斯特大公（Erzherzog Ernst, 1553-1595）在1590-

1595年间任西班牙辖下尼德兰总督，他的兴趣在于佛兰德斯绘画，如布吕格尔、北欧系统的凡·德·韦登、博斯的作品，接替恩斯特的兄弟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则对佛兰德斯画家鲁本斯情有独钟。比较起来，恩斯特注重以往的作品，而阿尔布雷希特更偏好时人的创作，可见哈布斯堡家族各成员的鉴藏取向各有不同。鲁道夫二世、恩斯特和阿尔布雷希特三兄弟苦心孤诣、竞相收藏，一时间对艺术的重视蔚为风气。

利奥波德·威廉大公(Erzherzog Leopold Wilhelm, 1614-1662)更是著名的艺术赞助人，他增辟意大利、尼德兰画派以及委拉斯贵支的作品，被认为是本馆入藏史上最重要的人物、维也纳绘画收藏的真正创始者。他乃是皇帝斐迪南三世(Ferdinand III, 1608-1657)的弟弟，于1647-1656年间出任尼德兰总督。他被誉为巴洛克时代最突出的美术爱好

者之一，尽管有17世纪的政治困境，其藏画从质、量两方面来说在当时都属上乘。他在国际艺术市场上搜寻古代大师、尤其是文艺复兴画家的作品，即使皇帝斐迪南三世从尼德兰搜罗到布拉格的收藏无疑也都直接经过威廉大公之手。他命代理人到尼德兰、意大利、德国收购能够找到的最佳作品，有时也囊括了整批的大收藏，例如原属巴尔托洛梅奥·德拉·纳韦(Bartolomeo della Nave)所有、其后流入英国汉密尔顿公爵手中、再从中出售的一批16世纪威尼斯绘画。在1656年辞去总督之职、回到维也纳时，他也把收藏搬回来陈列于位于因斯布鲁克的皇宫的施塔尔堡(Stallburg)，其后百余年间施塔尔堡一直是皇家藏画之所，现在那里建成了施塔尔堡新美术馆(Neue Galerie in der Stallburg)。据记载，利奥波德·威廉大公在做尼德兰的总督期间共获得1400幅绘画，主要是16世纪

◆《城堡的庭院》鲁本斯





◆《草地上的圣母子》 拉斐尔

的威尼斯的文艺复兴绘画(乔尔乔内、提香、洛托、韦罗内塞、丁托列托)，今日博物馆中在这些作品前面翘首驻足、流连忘返的人最多；还有从凡·艾克、鲁本斯直到凡·代克这些15-17世纪的佛兰德斯大师们的主要作品，此外尚有素描350件、雕刻500件以上。他的全部藏画由其侄子利奥波德一世皇帝(Leopold I, 1640-1705)所继承。

维也纳皇室与意大利的侯爵领地之间的关系从未像与尼德兰的政治联系那般牢固，但与托斯卡纳大公国的联系持续了不止两代，因此佛罗伦萨趣味也引人注目：艺术史博物馆拥有的17世纪佛罗伦萨的绘画绝大部分是斐迪南·卡尔大公(Erzherzog Ferdinand Karl, 1628-1662)带回来的，他与利奥波德·威廉是堂兄弟，他的妻子名叫安娜·美第奇——“美第奇”这个显赫的姓氏已足以说明问

题。17世纪一些佛罗伦萨画家也工作在因斯布鲁克的宫殿里，如利皮(Lorenzo Lippi)、切科·布拉沃(Cecco Bravo)和多尔奇(Carlo Dolci)。斐迪南·卡尔最值得夸耀的搜集品乃是拉斐尔的《草地上的圣母子》(参见第51页)，画面上洋溢着文艺复兴盛期那种温厚馥郁的人文主义气息，的确是美术史上让人恒永感动的无与伦比的作品之一。此后的王侯虽然也都致力收藏，即便末代王储弗兰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 1863-1914。他的被谋杀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索)也有“埃斯特收藏”(Estensische Sammlung)补充到新堡的皇室藏品之中，但与前人比较起来，似乎乏善可陈。但藏品的布置陈列则屡次更新，及时体现了美术思潮与审美鉴赏观点的演变。查理六世皇帝将其收藏与过去皇帝收藏的部分作品混在一起、豪华地在施塔尔堡陈列出来，绘画覆盖了天顶与四壁，甚至不惜对画面作剪裁以求尺寸适合，这种力图动人心魄、注重整体效果的做法无疑反映了当时风行的巴洛克趣味。约瑟夫二世(Joseph II, 1741-1790)受到启蒙主义哲学与新古典主义艺术思潮洗礼，他在位期间废弃施塔尔堡的皇帝画廊，把作品搬到更大的望楼宫(Belvedere Palace)，在那里按照年代顺序来陈列，使时序衔接的画派能够呈现出历史的概观，当时的美术史家梅赫尔(Christian von Mechel)将之称为“视觉的美术史”、“完备的图书馆”。1781年它向公众开放，而卢浮宫的大画廊(Grande Galerie of Musée du Louvre)1793年才开放，比本馆晚12年。1891年为新建于环行大道的艺术史博物

馆举行了揭幕庆典，那是历史上首次将皇室的大部分收藏集中在一个屋檐下；宏伟的建筑自身就成为哈布斯堡艺术赞助的纪念碑。为此建筑师桑珀(Gottfried von Semper, 1803-1879)和哈泽瑙尔(Karl Hasenauer, 1833-1894)处心积虑地选择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样式，以在历史主义的意义上创造一个对于艺术和科学来说特别重要的时代的象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博物馆建筑横遭破坏，不得不疏散作品，1946年开始巡回展览于欧洲与美国的大都市，五十年代搬回博物馆。

本馆虽名为“艺术史博物馆”，却不能说是一部完整的美术史的形象展示；首先它乃是历代收藏者的个人趣味的集合。丰富的藏画既是“哈布斯堡家族历

代帝王艺术感觉的显示”，又不能不反映出皇室兴衰的特色。随着权力斗争、政治风云的变幻，收藏也随之聚散离合、失落复出。鲁道夫二世倾心竭力收集来的《东方三博士的礼拜》、《亚当与夏娃》、《玫瑰花冠的祭典》这三件丢勒的杰作现在分别藏于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和布拉格。三十年战争的动荡使鲁道夫二世的收藏蒙受了惨重的损失，例如在1648年瑞典军队侵入布拉格时成批的名画和奇珍异宝被搬到克里斯汀女皇的斯德哥尔摩皇宫，从此科雷乔的朱庇特故事组画就失去了《丽达》，只有《朱庇特与伊娥》和《甘尼美德的诱拐》(参见第63页)还相依为伴地留存在哈布斯堡收藏中。巴伐利亚、萨克森人、瑞典人对鲁道夫二世珍藏品

◆《农民的舞蹈》布吕格尔



的掠夺和由此造成的损失，已使得今天的人们很难充分了解他在艺术收藏史上的重要地位。

好在有失也有得。如前所述，鲁道夫二世与利奥波德·威廉大公的收藏在本馆的藏品中是至关重要的，仅本书列举的百余张图片中，即有近10%是鲁道夫二世的藏品、约30%是威廉大公的藏品。而在鲁道夫二世的收藏中，就有来自智者腓特烈大公经坎特罗瓦伯爵之手、皮尔克海默经赫夫家族之手的收藏。原属巴尔托洛梅奥·德拉·纳韦、经汉密尔顿公爵之手而成为威廉大公的藏品的又有10幅。汉密尔顿公爵(1st duke of James Hamilton, 1606-1649)是苏格兰保王党人，1625年以后成为查理一世的宠臣，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曾率兵前往德意志支援瑞典军队作战，1649年3月被克伦威尔处死。尽管这一事件是对欧洲封建君主制度发起了挑战，但是他的死直接丰富了哈布斯堡皇室的收藏。而原属白金汉公爵(1st duke of Buckingham, George Villiers, 1592-1628)的几件作品于1648年在安特卫普拍卖，流入皇帝斐迪南三世之手。白金汉家族乃是英格兰政坛上几代政治风云的参与者，白金汉公爵是英格兰国王查理的宠臣，曾与鲁本斯交往，鲁本斯为他绘制的骑马像被视为巴洛克盛期的华丽的象征，他还交涉购买了鲁本斯的全部意大利艺术收藏，其中包括19幅提香、13幅韦罗内塞、17幅丁托列托、3幅拉斐尔以及13幅鲁本斯本人的作品。在一个同时代人的眼中，它们实际上不值一千英镑，而白金汉公爵却为之付出了一万英镑，但现在看来白金汉公爵花的代价不可谓不值。在英



◆《8岁的玛格丽特公主像》委拉斯贵支

国内战之后，英国的大藏家，如查理一世(Charles I)、阿伦德尔伯爵(Earl of Arundel)、白金汉公爵、汉密尔顿公爵的收藏相继流入了法国枢机主教马萨林(Cardinal Jules Mazarin)、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奥地利的利奥波德·威廉大公与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Philip IV, 1605-1665)之手。这是欧洲收藏史上的重大事件，多年费尽心机积聚的成果却一朝付诸东流，风云变幻使人油然而生“旧时王谢”的慨叹，上流社会收藏珍品的聚散离合、辗转流传，真真切切地反映出人世沧海桑田。只不过艺术品不会像堂前的燕子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

除此之外，皇室内部或贵族之间相互赠画、尤其是肖像画的习俗又是艺术史博物馆收藏体现出来的一个皇家特色。1516-1700年间哈布斯堡家族的一系曾统治西班牙，而且西班牙系与奥地利系之间还经常通婚，这样特殊的背景下双方

自然来往频繁。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曾将自己及伊莎贝拉王后(Queen Isabel)的肖像作为礼物,由委拉斯贵支于1632年创作并送到奥地利。1639年的《卡洛王子像》可能是腓力四世送到布鲁塞尔,给其兄弟佛兰德斯总督、红衣主教唐费兰多亲王的礼物。1653年腓力四世还将未来的法国王后、路易十四之妻《玛丽·泰蕾莎像》送于斐迪南三世皇帝,并将该画的复制品送给了利奥波德·威廉大公(此复制品由本馆流入波士顿美术馆)。《8岁的玛格丽特公主像》(参见153页)与《腓力·普罗斯波王子像》(参见150页)于1659年一起送到维也纳给利奥波德一世皇帝,前者18世纪时曾栽成椭圆形以装饰施塔尔堡。在西班牙宫廷画家委拉斯贵支的传世作品中,藏品最丰厚的理所当然的是西班牙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其次就当数维也纳的收藏了,究其原因无疑就在于当时西班牙与奥地利的特殊关系。

对于利奥波德一世、约瑟夫一世(Joseph I, 1678-1711)、查理六世这几位皇帝来说,在艺术上投资还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即不能比他们的大敌法国的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与其凡尔赛宫的艺术收藏逊色。利奥波德·威廉大公与他们一道,使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奥地利在艺术收藏上也逐渐成为一个强国。

哈布斯堡家族的帝王们自身的品味不仅影响到收藏状况,更会直接作用于当时的艺术创作风气,皇家赞助人对于鼓励当时的艺术非常关键。上述鲁道夫二世对于北欧复兴丢勒风格、形成样式主义的作用,通过收藏以及宫廷画家而

得以显现。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晚期,皇室趣味专注于意大利艺术家。装饰宫殿的任务委托给了意大利画家,他们远远地压倒了同时期的荷兰竞争者。作为宫殿装饰的一些绘画后来被置于名画陈列馆,我们今天能从中看到那种奥地利一意大利文化的历史证据。哈布斯堡的君主们还负责指定一个王室的文物管理人,其任务是列出并描述国家所收藏的古物。1651年特尼尔斯移居布鲁塞尔后,就成为利奥波德·威廉大公的宫廷画家和艺术收藏管理人,他多次描绘大公的画廊的景象,例如《利奥波德·威廉大公在他布鲁塞尔的画廊》(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

文物管理人的工作后来越来越专业化,清理鉴别藏品、编撰收藏目录成为美术史家的任务。斐迪南大公在Ruhelust、因斯布鲁克和安布拉斯的遗产清单(即Ambraser Inventare)编撰于1596年5月30日,不愧为最早的著录。此后1659年有威廉大公的目录;查理六世时期的美术史家施托费尔(A.Storffer)分别于1720、1730、1733年编写了三卷附图的豪华收藏目录;在1781年对公众开



◆《苏珊娜与二长老》 丁托列托